



圖書
阿書大全

4-18
1169
15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勉齋

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蓋孔門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以下篤實

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子子

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子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二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徐岩泉曰聖人臨祭便敬臨喪便哀一體之心也良知之本休堂然也子張多思字復隔行一層終是學力不純也

○蒙引其曰思義曰思敬曰思哀皆就士省地位說其敬哀皆須不待思而自然方是其可已矣○祭思敬兼內外神言

○衍明云其可已矣此深許之之詞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身之大節一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宋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決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決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要將君子小人雜看以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未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拘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

○存疑諸家皆以致命不待思謂不待思慮意物不然而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身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蒙引云。執德以行。言信
道以知言。一理也。
○徐岩泉初問曰。焉能為
有。无亦是不。公為輕重。只
就道德上說。如君存君亡
之謂亦然。

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處能於當死而必死焉。不
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
能死哉。
○宋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氏曰。子夏是據許多太底說。子張是據許多難底
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
矣。而朱子以薦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有焉。
賢是學貴心得
虔反。以讀
作無下同。

身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
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
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
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
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公而已矣。

焉能為有。人猶言不足為輕重。
朱子曰。弘是廣大之
意。若信道不篤。則容

受太闊。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
則是惟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
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
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
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
非其量之太。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
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
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
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
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
非偏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
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
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

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何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糲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覆峰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左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王陽明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鄒嶧山折衷云。尊賢二句。要重容矜二邊。大賢二句。見其不必拒人。不賢二句。見不能拒人。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徐岩泉曰。詳山謂子張有過高之病。不知此言非過高也。君子周而不比。周處便是如此。是不切於論交耳。詳中說不予張病痛。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太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靖和

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初學太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太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太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

○徐若泉曰：小道是道理中一節一偏之道也。未嘗見到全体處，故致遠便泥。
○李貞菴達說：致遠推而極之也。是推極於天下國家之遠便窒塞，行不去了，非不能相通意。

不可都拒之。則傷堅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道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進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一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公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二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荆公以青苗法治郵甚得法為相時青苗之法便不可行

不為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白承眾

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

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持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

君子不為也。○宋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

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

○尤西川曰：農圃醫卜非小道也。凡不出盡分而曲藝自多者皆小道也。
○林希逸曰：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味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

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可謂好學也已。」

此示人爲學之方意。
矣。公讀作無。
好去聲。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爲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失。」

○存疑曰：「每日也，不足一月故下云月。」○所亡，兼知行日知之知，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
○郝鹿野主意云：「所亡謂未聞未見者，所能謂已聞已見者，俱以知言，不兼行說。」
○樂羊子婦引刀向机言：「日積學當知其所亡，以就有德。」若中道廢歸，何異斷斯織也。遂斷机，婦亦可謂知書者。

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學，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以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學，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以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學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

做工夫如何會到三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爲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

○講述下此以致知言仁致知非仁仁在致知之中也。博學四件平等勿以博學爲綱下三者爲目。○蘇紫溪解醒曰：博學而篤志一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博學審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心篤志近思是就心体用功而其笑不離事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

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朱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雖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故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

論語精義 卷之十九
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自得失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與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

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

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

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淺說淺

說都奴此。○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齊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窮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

推類去，愛物類是。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

○蒙引云成字致字重看
○林希元曰如釋門之流
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
之雜於功利同此字也其
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
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夫

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
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
同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熟上面學字說切問
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倪方不流
於虛遠以厚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
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
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
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
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廣
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存疑云集註有二意雖
云二說其義始備然須以
前說為主陳氏曰前說是
子夏本意蒙引曰畢竟居
肆與學分數較重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

重在居肆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於學苟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宋子曰百工居肆方能

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關過日底
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
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
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
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
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
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
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

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積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患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足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足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一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余若泉曰看「一」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

子夏曰小人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小人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

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爲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爲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趣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數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規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敢欺人故其過也幸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憂望之儼然節之也溫乎其也此章見君中和之極

厲厲

○存疑儼然者貌莊祀恭如泰山喬嶽無一草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春風遲白無接房之色也言房者義正詞嚴是是非非

罪確乎不可易也嚴而溫
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
無三變三變者自他人見
之爾

○蒙引云望之儼然舉一
身言即之也溫指現於面
者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金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鎮
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
匪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
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
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
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
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
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
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猶剛嚴而云

○蒙引云信在使民諫君
之先若之指士大夫言上
有君子有民

○徐君泉曰此信是我
心上自家惻怛真誠既有
此心則我自能得過人亦
信得過我無避嫌人亦於
我無所嫌故勞民怨不怨
諫若處得行○語中謂

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矣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
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

乎不足若欲交乎於其非
朝夕之故况君門遠於萬
里而諫說之臣豈能交乎
得之

言言大全卷之九

十二

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諫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
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
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
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
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諫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
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傳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
矣○覆隆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
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
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乎自已信之一旦不得已
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
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
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已者乎通考宋氏
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
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
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
言為交孚之信三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

所主耳

此章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宋子曰予夏之言謂大節既足是為小小處雖未

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
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
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
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
以出入係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
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予夏此語信有病
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

○湛井泉曰何謂大德也
天下之本本也其天理之
渾然於心者也何謂小德
也天下之達道也其天理
之燦然於事者也何謂不
踰閑也不踰矩也何謂出
入也反覆之謂也大德不
踰閑何以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敦化而小德可以川
流也故時措之宜也
○蒙引云饒氏謂此章用
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已則
不可幸言也

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太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饒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自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

得。○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朱子曰：大節既

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不差為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加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一字。子夏以知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

○一說歌楚侗曰子游疑
子夏教人本之則无此子
游初悟時語尚是一邊見
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
人不令識本末也子夏駁
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
草木註解學者所至有誤
深究草木有大小非本末
原是一貫即草之根与秋
原非兩截小字只可令從
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
使自得悟若令上就透悟
得本末一貫的意思非上
智聖人之資不能也
○吳省菴引躍云道字以
教人之道言二孰字在教
者心上着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

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
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與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厚齋補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

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

言君子之道非以

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

至自有淺深

此二句補足上文文意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

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

者強

上音御之

此三句又補足上文文意

則是誣之而已君子

之道豈可如此若夫

扶音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朱子曰非以洒掃應

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用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儲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

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上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有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程子曰君子教人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

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

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其序四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其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謹獨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太處小小底事

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上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出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無本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其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

○存疑云。洒掃應對是粗者。精。我入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般道理。故曰貫通。只一理。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理也。所以貫通只一理。

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踈過。則理上便有間斷。不致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宋子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曰。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又曰。凡物言灑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宋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未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同**。○**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又曰**。自灑掃應對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

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于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同**。○**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愚按**。程子第十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朱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太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爲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爲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

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深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聽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灑掃應對爲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太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一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太小學淺作下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太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事爲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拙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浸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則日之習灑掃應對者卽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

義入神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由然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歲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處，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灑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闡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各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未終所後。子游以灑掃應對爲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爲不同。

○湛井泉講章云：古人學與仕不分兩截，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言隨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處用力。乃丁役工夫也。
○陳白沙批訓曰：事而不
在。金車芻蕘也。仕而有愧。
鶴軒虎冠也。
○若登相位而讀論語不
免於金匱論。盟所學而
用。照寧不免於蒞法。愈同。
亦何貴于學。荷益于仕哉。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爲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爲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爲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荀彘文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已學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始及於仕。

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諷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諂。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諂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盡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爲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卒之從政者爲斗筭之人，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入所易忽者先言之。

○姚承菴曰：而止，不當作而已。看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當親之喪，必誠必信，必致乎哀而止。哀之不致，有不容自止者。此子游立言之意。

○馬懷安曰：義云：親喪，人子之所當自盡。致哀則無不盡分處。○楊氏：上句八句，篇下句。

此章論易者，於此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

盡之謂若喪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

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蓋則宜

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

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

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

子游平日知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始爲之操場。

○尤西川曰。觀子張之言。亦是尚躬行。重根本。但意氣堂堂。過高不情耳。若謂習於容止。少誠實。是巧言之徒。孔子曰。師也。過。過。即辟也。巧言令色。鮮矣仁。豈謂之過哉。

○陳如岡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峰饒氏曰。行誠實。惻怛。解味。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霍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

張氏曰。仁必淡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

○檀弓篇曰。子張既除。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淡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

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慶源輔氏曰：務死，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便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肯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蒙引：指常人言。
○衍明：云人字所包廣，自仁人孝子以至愚夫愚婦皆在。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樂正子春母死，五日而不敢食，曰：吾悔之。陳澧曰：子春曾子弟子，矯為過制之禮，而不用其真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真情矣。此所以悔也。

音曰：○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下則至能之推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難能之孝，在用人行政上着然乎？曰：只重不改字，全在不忍之心。上看人政意輕，大凡孝之可能者，迹而其不可能者，心。其心思慕見其人与政，猶見吾之親其不改之心何如？故曰難能。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

○陳白沙曰：善者以不改

為孝不著者則又以改為
等宜王承房王之烈改之
而周室中興其誰曰不孝
紹聖治願豐之法不改而
宋轅北矣其誰曰亦莊子
之孝哉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宋子曰人固有父之臣者然
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
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
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
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
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
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
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曾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
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
朝病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
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
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
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辛
而停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
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
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

○蒙引使之無道而乖離
則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
而乖離則迫於不知失道
故民散故犯法

○存疑云民之所以爭鬭
而致訟者起於情義乖離
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
品遜何至爭鬭而致訟乎
矜者矜其迫於不得已陷
於不知也喜者喜已之恥
明能得其情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雙峰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之政為善
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
○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
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
曰亦如此愚謂朱子
得於延平者亦然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
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曾介菴全補曰使字頗難看，不曰養而曰使，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隨陽帝征，遂致民窮而益起，亦是使。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繫，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一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則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小字釋「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

○李邕曰：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桀而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下

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

悉井反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

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曰累

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

○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爲紂分疎其意在下兩句○厚

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纘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此章見人善改過也

○王槐龜集義疏曰君子之過亦有不同或進修之功未能底於純而一念之雜強盛德無以自免蓋有不

自知焉而或僞于過者若顏子之過是也或事發之來未必盡如吾意而兩難之際雖善道无以自全之也不得已爲而冒有其過者若用功之過是也此說過字得旨

○蒙引更收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

明字借說或以人皆見之爲截非也

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曰

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

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

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

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謹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

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謹過而掩覆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

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仲尼焉

此章見夫子在事師

論語集注

卷之九

二十七

公孫朝衛大夫。

○蒙引此道字指謨訓功烈孔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体也彼賢者識見明敏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大小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記其小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小者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朱子曰文武之道六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

○姚承菴曰在人者在其人之自得師也即中庸待其人而后行意

○鄭申甫曰識字讀如字不音志即曉暢解悟之謂

○講述云謨訓是言語功烈是事業孔樂文章是法制○按此本於虛齋

○徐若泉曰借使當時無文武之道豈孔子便不能然故子貢之見尚狹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長弘鄉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太全集列聖之不成

○焦竑曰賜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故人知其賢夫子深藏若虛而容兒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此章見聖道下易測

論語

卷之九

愚故人雅知其聖。
○古註馬氏云魯太夫叔孫州仇或謚。

○蒙引云賢人之道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

論語卷之十

武叔魯太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本

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敢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罕語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璧之富牆賜之牆也膏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

得其門者蓋寡矣夫子之云亦寡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

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又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

論語卷之十

三十九

○徐岩泉曰：仲尼日月，便有与天同運並行意。
○焦滿園曰：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晦菴子以爲不自知其分量，則人之分量亦有毀聖人者乎。
○韓文公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君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由此詩觀之，焦弱侯亦似爲好。

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仲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份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詩傳：高平曰：陸曰：鳥。大鳥曰陵。鳥土之高，有平陸者。

○私章：穆切。晁氏曰：古文。私用多字，敘多並育支。

無以爲也。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陵，日月踰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踰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大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土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土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反。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

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譬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蔡也仲尼賢於子乎

為蔡謂為恭敬推吐雷遂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蓋心篇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方無所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意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李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為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典曰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變為善也時是也雍

○存疑云立之植其生也是外民事制田里教樹畜皆所以立之也道引也引受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孔義道之以德皆所以道之也綏安也謂安存也此立尤深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深蒂固也

○蒙引。梓鼓影。應二般意。
○禮運篇註云。黃梓。謂槐。
王爲梓也。土鼓。桑土。爲鼓也。

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

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妙。得

感之之妙。斯丘斯行。斯來。○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

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其鼓舞群動。提於梓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士鼓

年。右。援。袍。而鼓。袍鼓。槌音浮。本作。梓。漢書。袍鼓之。袍

音浮。風無反。則此梓字。不音浮。若音浮者。乃乘。梓。浮

海之浮。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益不

離去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陳子曰。

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

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

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

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

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

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謠。死則如喪考妣

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淡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瞭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

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未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如何。霄壤之懸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盧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切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

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其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
又有以淺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
高遠學者宜熟
玩而深思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
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黃氏四

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
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此章歷敘堯舜禹湯文
武之事以見道統之傳前
八節是詳述帝王之事末
節合言帝王之道不必節
節以中字貫
○董思白曰通章人多以
中字貫然開口說天之曆
數則自堯以至武明是以
曆數相傳而承天以子民
者同一道也
○躬中窮終有韻者所謂
聲屬律者豈呼聖言哉
○陸聚岡拙語云九字有
分看謂是真箇執得中也
中就施於政事者言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

之也

宋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伊州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

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

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有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

而不能替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

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

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

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

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

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

君之崇高

富貴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甸於虞書大

禹謨此此加言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尤是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个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个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太要却不在此太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

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平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爲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焦滿園曰此條是湯之事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之句追述初時諸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說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与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蔽之乎

○正蒙第十篇帝臣不蔽

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

放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以爲天下君。已不敢不聽。

○蔡虛齋曰。有罪爲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赦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閱於上帝之心。我惟聽上帝之命而已。○古人質朴。如堯舜禹。當時尚皆以名稱。至湯而後有號。至周而後有謚。○又曰。天既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矣。是故朕躬有罪。此自朕所爲。不以萬方也。或言不以及萬方者。非也。無當不在。字詳集。詳自見。○帝心臣不敵。謂聽天命之所敕。已不敢利天下而殺天下之賢也。故書咸有一德。篇曰。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德惟在神主。少微通鑑亦曰。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在德者。可以處之。亦必有所受矣。

○杜靜臺筆記。帝心以上見在己。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下見在己。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

○次崖曰。大賚四海。是均天下無告之勞。民其聞善人。自有分別。決然不混。與衆人一般。若只及善人。則勞民之無告。聖人獨能慈然耶。決不如此。○蔡清曰。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狹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字註反。

文大同小異曰。上黨有湯字履蓋湯名。

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

國云。至爲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太

事敘用昏。天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牡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敘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敘用日出。戎車乘驪。牡用驪。簡聞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

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宋子曰。簡聞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

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下。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示通武王克商。大賚於四

海見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

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不可用

○陸張崑拙謂此皆武王誓師之辭上二句見伐商有必勝之理下二句見伐商有不客也之勢乃一時之言

○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本於此

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十件事大賚是錫予管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

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

周至也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

即裏有至親宋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

○詩書筆記云權皇政之紀法度政之綱人官政之輔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

去聲直垂反

也量

去聲

斗斛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別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于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二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法度禮樂制度皆是矣而此不立言度者從可知也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國絕世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存發云帝王之子孫無其國而久滅者則開封而與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絕者則搜尋子孫使承其緒而繼續之
○袁了凡曰滅國是帝王之後其國為人所滅者此須重為起廢故曰興絕世或本宗無後而自絕者此須搜尋子孫使承其緒故曰繼
○蒙引曰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
○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祀記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

知祀記有出於漢儒之附會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主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要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若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

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天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奏成武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雲峰胡氏

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楊氏曰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周用廣主意云堯舜之咨命詳於道湯武之誥命詳於德
○存疑云堯舜之授受中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已行教亦無非中也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

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

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朱子曰此篇夫子

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

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

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

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

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太綱小紀本數末

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

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

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雙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二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如孔子生，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旧音丙。○蒙引：五等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

○薛敬軒曰：古人衣冠偉，雖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襟入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蕩者。

此章記孔子之言以繼帝王之統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

此章記孔子之言以繼帝王之統也

此章記孔子之言以繼帝王之統也

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若人以此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保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窳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盡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

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父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考宋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何南金曰四惡大都是肆恣民更不肅心于民的便是「不教而殺」是殘民也故曰「虐」不戒視成「慢」令致期「是」是全不戒命驟然視成故曰「暴」一是前故慢令后来刻期故曰「賊」有司只以失政休言近說多參人害事意亦可

○陸聚崗拙請云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言言有司以用財言不戒是出於無心慢公是出於有心雖相似而實不同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印吾官忍弗能予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若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暗於金反惡烏故反此昌力反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差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效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訛訛也訛訛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三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各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澀縮漸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下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為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今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察以曉之謹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

不以予人而不為客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客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出納之客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四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重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客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客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殺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戒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者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三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

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客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客之一字在有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客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

之以繼帝王之治

夫

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趙氏曰

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峰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三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吝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徐若泉曰此不是吉凶
氣數之命聖人所謂君子
者是成德已到矣豈以
吉凶為言乎今人亦有信
吉凶之命而安之者豈便
是君子則知此意知命者
知天命也

○濮貞菴負義云此三者
不必求之在天之命在古
之禮在人之言也惟求諸
吾心之良知而不以一毫
私欲蔽之則於斯三者不
待慮而自無不知矣

○自神尼焉學四章便是
把論語之道歸著在孔子
身上了堯曰以下三章則
直述帝主之統而以孔子
從政之略立知命之學繼
之便盡了安達兩邊事見
論語一書所以繼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只是兩端耳學庸孟子俱從此實補推衍說去的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

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
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
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
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
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
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求
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
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

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

子○雲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
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
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
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
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雲峰胡氏曰集
註十字是形容
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
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

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

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

南軒張氏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古人之離寡躁人之離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當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明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

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已。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言則未必能安乎天。知言而不知人則未必能益乎已。○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此篇前一章皆說治國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而不無意矣。
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

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謹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未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知天。不知人。人不知而不知。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十終

